

訂出兩年生產救災計畫

恢復生產中的

之，全村三十六戶中無勞力和缺勞力的有

製訂生產救災

王明超
梁士堂

今年的經驗，明年再具體計劃。(三)耕種：今年可恢復甘薯籽車和一架快播，從今秋到明年年底，可有六個月的紡織時間，每個紡織平均一天以一兩計，共可紡一百二十五斤，能賺錢子一百一十二斤半，折米一石六斗八升多。一架快播準備織四機布，用布四十丈。(四)恢復牲畜：牛原明年可恢復到十四頭，擬於後年恢復到十六頭(因喂養上有困難)。羊現有六十隻中，今年可生十五間羊羔，今年無力購買，明年如年景好轉，可恢復到原有二十計的數字。

上述各項現可計算的收入爲一百一十三石，因帛布可自給，可節省米十八石，今年水地收入折米十石，後復上半年夏田(二百五十畝)可收五十石，折米二十五石，這樣，兩年收入數和兩年支出數相比，尚缺十六石，嘉明年擬增進的各項副業生產(現在尚難以數字計算)和糧茶等收入來解決(公糧負担未計算在內)。

以上就是該村恢復生產的全盤計劃，其中有些會因為時間條件，情況的變化，在將來執行中有所改變，但一般的則可大致照此計劃逐項進行。

(續看後：據說湖水填地，不可多上，請注意。)(四)鋤草：保證歷數鋤一週，雜出銀二週。(五)種茶：全村已種茶二十二畝，每畝最低估計可收二千斤，再加上年拾野茶六千斤，可補助全村七個月的口糧(每人每天以二斤計)，明年每家計劃種茶一畝，這是最好的渡港口糧。(六)今年全村只種棉三畝，明年擬種十二畝，能解決紡織原料，供給穿衣。

副業方面：主要是：一選種、繁殖、紡織、恢復牲畜。(一)選種：今年夏鋤後可先組織七個牲口起選種，選出王俊裕、王桂亭負責，由高家堡選種站到臨縣、興縣購種口六股，錢為四股，現共有九百萬元本錢(內有工商局暫時底款六百萬元，且紅利補助最貧苦戶作股本，還標將來可使大多數人參加選種)。秋冬兩季準備六次計劃，以每次每頭牲口賺一次，共可賺米五石四斗。明年計劃組織十二個牲口跑八次，如條件好，選種便利，獲利更多。(二)繁殖：現在準備派兩個人去沙邱頭繁殖牲口。

據點學習：回來後先按一面鍋，今年共準備按五面鍋，如果熬的好，還可增加，每口鍋以出二十斤油計，可出淨油一百斤，賺小米二石五斗。明年的熬油計劃，根據

平魯扣伏荒超過計劃

平魯扣伏荒超過計劃

（新華社綏蒙電）平魯於最近召開區黨務協會，查生產，總結扣荒。該縣原計劃扣荒一萬畝，現已超過計劃，共扣荒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六畝零五分。當縣上提出大量消滅荒地時，羣衆會有顧慮，因爲去冬土改時，將個別羣衆開出的荒地分給了穷人。如四區楊家密的放牛

開過三畝荒地。這村缺少荒地，也又去下紅溝交涉，撥荒二畝荒地，分給沒有荒地的人去開。有些村子下雨，扣荒與牧夏擠到一起，有顧慮失掉的可能，但在區幹部協同領導下，組織羣衆合夥扣荒，並組織婦女鋤草，騰出男人耕地。

克服了勞動力不足困難。爲解決羣衆耕牛困難，動員互助有牛的人去河買牛。光四區黃土坡一個村子就從清河買回十三條牛來。牛工資根據各村具體情形來規定，一般是牛多扣的村子工資就低，牛少的村子工資就高。在扣荒中，適

當的調劑了荒地，如四區大干溝村荒地多，調劑小干溝、孤子窰等村荒地五十畝，又給中馬亮溝村撥了一部份，使無荒地村有地可扣。由於採取了這些辦法，加上伏雨天雨水多，使扣伏荒計劃勝利完成。（趙新民）

靜樂米峪鎮等村

冰雹打壞秋田一萬多畝

補牛工錢和種子。同時宣傳確定地權，與開荒獎勵條例，發區政府做保證，發開荒證書。這樣，羣衆才大阻扣荒。接着有支部的村子，即以支部來動員，開荒。如四區杜家楊坡支書王勝，從區上回去，開支部會時，號召黨員開荒，他自己首先

（靜樂訊）六區蔡家莊、米峪鎮、郭家莊等行政村，於八月十一日止，突遭冰雹襲擊，大的如雞蛋，小的如杏兒，下了約一頓飯時分。受災村莊包括蔡家莊、李灣子、石蒜溝、武家梁、寺溝、米峪鎮、山莊頭、范家村、柴梁、郭家莊、雷塔、圪達溝等十二個自然村，受災秋田合計一萬一千六百餘畝，受災耕田，有的村佔十分之八，有的佔十分之五。目前立秋已過，什麼庄稼都不能補種了，羣衆情緒低落。區代表會得悉後，即派去幹部確實了解災情，並和羣衆積極商量其他補救辦法。

（積增仁）

今後兩年生產救災計劃

一、恢復生產的任務與要求：全村每人，每天以半斤算，兩年吃米一百五十二石四斗，穿衣折米十八石斗多，油鹽日用品及支應親友婚人情門戶，共需米十石七斗。以上三項共需米一百八十三石九斗三升九。就是全村二年的生產任務，達到這個數目，才能恢復年中一般的生活水平。

二、生產來源主要是農業和副業。農業方面：明年備種地七百畝，平常收成可產七十石細糧。辦法：（

製訂生產救災計劃的幾點經驗

王明超 梁士堂

爲了更有效的並有組織有計劃的領導生產救災工作，神府縣縣委縣府會分別選擇了災情最嚴重和災情較輕以及沿河川而以副業生產爲主的王家峯、杜家沙壩、賀家川等三個典型村莊，和羣衆共同研究，並完全通過羣衆，訂定了生產救災計劃。在訂定計劃中，一般的採取了宣傳、調查、計劃和組織羣衆討論計劃等四個步驟。茲將在工作中所得到的幾點經驗介紹如下：

(一) 針對羣衆心理，進行事實宣傳，提高了羣衆對訂定計劃的信心。

如在王家峯村訂定計劃時，開始大家表示沒信心，有的說：「計劃不計劃不頂事」，有的說：「這水解不了這渴，就是訂下計劃總得得公家救濟。」甚至還有的人說：「我們自己會生產，用不着公家多操心！」針對着這三種說法，我們就以「吃不夠、穿不夠，打算不到一世窮」的道理和孟家溝、孟海宮等三人實現了以四個月熬霜獲米三十石，解決了三家十五口人困難的計劃，賀家川賀長順等領受全村羣衆運輸等副業生產而沒有餓死人的自救辦法，以及該村郝尙奎等由於

不會打算，不節約而被傾壓的各種具體事實，反覆在羣衆中進行了宣傳，從而提醒了大家，覺得要個「打算」是不行的。賀家川高虎駒夫妻在精確計算了自己全家九個月的收支數字，尙盈口銀二十石三斗八升，和杜家沙壩杜祥起兒子也以同樣方式計算後，覺得尙盈很多口銀時，不克痛哭起來，他們說：「過去都是不會打算，糊里糊塗過日子，量不往個底，這下可把我們提醒了。以後一定好好個鬧。」

(二) 具體計劃和同時試驗相結合。基於羣衆明確認識了計劃的重要並迫切要求組織生產自救的情形下，我們即在與訂定各村計劃時，試驗了當時羣衆可能辦到的集收運糧生產，僅三天的功夫，在杜家沙壩和王家峯兩村即集收五百餘萬元，牲口十餘頭，並選出他們自己最信任的杜勤懷、王俊裕等領導組織，並由工商局暫時底盤六萬萬元，其紅利將來作爲最後對大家、烈、工屬和貧苦戶的股本。他們對這種作法，表示很滿意，計劃當時就變成了現實的東西。這樣，不僅可以提高羣衆對訂定計劃的認識，且更能鼓舞他們高產的生產情緒。

(三) 通過訂定計劃，組織羣衆生產自救小組，是一種最好的團結羣衆，組織生產的方式。三個村莊在開始訂計劃時，大家都是互不關心，各說各的困難，大家都說沒辦法。後經過逐戶調查，計算出全村收支對比較，而尙有很大虧空，以及具體提出努力、奮力和各種生產條件的不足，又研究了應如何組織生產，渡過災荒，不餓死人的問題時，有的人說：「衆人拾柴火高，只有扭在一起，合在一搭，互相幫助。」

據這種情況，我們就首先通過積極份子分別召開了有辦法戶和無辦法戶，有勞力和缺勞力戶進行了宣傳，組織生產自救辦法，結果，在羣衆自願條件下，三個自然村組成了十七個生產自救小組，羣衆所愛戴的積極份子被選出擔任了組長，使之成爲一種領導生產的比較固定的組織形式，爲使少數真正無辦法的老弱、孤、好勞動生產的人可以得到幫助，使少數不從以上幾點經驗看來，製訂一個、一個鄉和整個區、縣的生產救災計劃是非常必要的。還是糾正我們在生產上無計劃性和無組織性的嚴重方針，也是具體戰勝災荒的有效步驟，我們正在普遍地推行這種辦法。

根據農村調查得出結論

太行土改已澈底完成

今後總的方向是團結各階層，開展大生產，完成整黨建政與支前

(新華社華北三十日電)分社記者報導：太行區黨委五月會議，明確規定「端正政策，恢復與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與支援前綫」的工作方針後，各縣爲深刻認識與接受這一正確方針，從五月中半月至七月上半月，普遍進行了關於工作基礎(老區、半老區基本情況)的調查研究與正確估計。這種估計對太行區說，是有歷史意義的。

根據各縣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太行封建的土地制度已消滅，土地已大體平分，土地改革已徹底完成；雖還有些分配不均的現象，也只是很小範圍內的調劑問題，而不是平分問題。今後總的方向應該是團結各階層，開展大生產運動，恢復與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與支援前綫。茲將各縣調查所得關於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情況綜述如下：

太行區是抗戰最前線的附近區域之一。總抗戰日時間的減租減息與合理負擔，自一九四五年冬季（日本投降後）的反奸清算等運動，地主土地的大部已歸還農民。冀西各縣地主土地減少百分之五十以上，晉東各縣減少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地區亦大抵如此。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以後，在秋冬兩段土地運動中提出了一激底消滅封建，實行填平補齊的口號，大部地區在這次運動中把土地問題最後解決了，且進一步清查了地主淨財與地財。武安二百四十三個村統計，地主原有地三十萬畝，在反奸清算中被農民算回的達二十萬畝。一九四六年八月與冬季兩段運動又算回土地七萬畝。

以最後算來的地主土地實行填平補齊的結果，各縣農民每人均獲得土地兩三畝（地少村）到五六畝（地多村）。地主所剩土地，數量上每人平均不及農民之半。潯城縣二百零五村統計（大體可以代表一般縣份情況），一九四七年春填補後，地主每人平均土地由一四·七五畝減為一·七五畝；經營地主由一·一二二畝減為一畝；富農由一零·四九畝減為五畝；富裕中農由七·六畝減為五·六畝；中農則由五·一畝增為五·五畝；貧農由三·一畝增為五·八六畝；赤貧由零·七八畝增為九·五五畝。因清算還傷員軍政治問題，一千七百六十九戶富裕中農有五百六十五戶降為中農，一萬零六百三十三戶中農有三百三十三戶降為貧農，這說明封建戶徹底消滅，中農亦已受到傷害。但各地鎮壓土未能及時掌握這個基

見葉就拾，現在也不拾啦！」沙河河村中農楊士永家三口人，過年就吃了八斤的一個豬。武安九區一帶，勞動的農民不肯多種地，工匠不敢去做工，都願意自己降成貧農或保持農成份；較富裕的中農覺得自己遲遲不換門戶，便抱着「吃在肚裏，淨賺一兩的農度，揮霍浪費」同時，地由於對農村老支部缺乏調查了解，盲目地強調了黨內不純，某些實驗並採取了一脚踢開老組織的左傾冒險做法，引起農村黨的混亂，許多黨與幹部消極怠工，等待挨鬥，下台各地黨團糾整黨結果，最後證明，地主富農壓支部的現象是極少的，主要問題是思想與作風不純。老區黎城、潯城等縣去冬曾認為農村支部有百分之四十被地主富農黨員操縱，但實地調查的結果，根本就沒有地主富

綫陣民人本日立建為
話談表發一球田德

會員委性國全的體團黨政各表代織組與參將共日
鬥戰而益利濟經民人與利權主民立獨家國衛保爲

政策。政府利用麥克阿瑟發虛山的信，剝奪二百五十萬政府職工團體。價與罷工權利的行動，是對工人階級的組織實行總進攻的第一步。政府正將其希望寄托於獲得美國資本。日本資本主義的處境是如此絕望，以致沒有外國資本就不能統治多久了。德田宣稱：共產黨將參與組織代表各團體（政黨、職工會、農會及其他組織）的全國性的委員會系統，這些團體利益依賴於自由及國家統治。德田在分析建立人民陣線的有利條件時，特別重視日本工農的生活狀況，他說：日本工人今天所得工資僅夠達生活費用的半數，失業的威脅懸在他們的頭頂上。由於政府增加糧食徵收和糧食官價過低，貧農與中農正經歷着巨大的困難。農業資本的嚴重短缺，可以拿農民的儲蓄在三年中由三百四十億降到一百億日元一事來說明。大量的小工業企業都處在破產或被獨佔資本併吞的危險之中，他們最近組成了自己的組織，

進行求生存的戰鬥。

（新華社陳北三十日電）據普通社東京二十七日消息：日本共產黨及左翼社會黨議員與工會及農會領袖們在東京舉行會議，決定組織一個民主民族陣綏的新組織。這個組織的組成已經討論了很久，它將稱為衛保民主同盟，預料將作為工人、農民、商人和小金黨對變本加厲中的反動活動進行鬥爭的團結中心。一切民主政黨和衆團體均將被邀請參加。

成份的黨員。

今年一月二、三月後，各地依照習冀魯中央局與太行區黨委指示，緊決糾正左傾錯誤，端正黨的政策，挽回糾正這種混亂的局面。給被錯鬥的中農改訂成份，適當補償（原物存在的退還），地主富農也補得了部份土地和生產，區黨委又發了告農民、黨員已經幹部部，明確指出太行土地問題已解決，號召各階層團結生產。這樣大家就覺得自己有了保障，重新積極生產；地主富農知道三、五年都能變成份，便覺得有了希望，開始努力參加勞動；黨員們經過辨別是非功過，明白了整黨是治病救人，有許多已決明白在生產中立功補過，開始積極參加與領導生產。許多農民後悔過去不該揮霍浪費，放下英莖的重新開始拾柴。他們說：「門錯了的不還補償，今後勞動發家的是真不會挨鬥爭的。」

毛主席的政策來到咱村了

受（即勞動）吧，受下是

由於幹部與農民開始談話，如內邱小西村今春增糧性，開荒九十八畝。涉縣三十五天內種地六萬六千畝，村開生熟荒地八百六十畝。今年參軍外出二十個青年荒了三十頃多地，都種去年只種了一週，今年已整關西川村農民李富黑，上追肥三百五十担，馬金后上追肥三百五十担，光五十担。該村共種四十三，上追肥二千七百多担，幹部對端正政策與糾正左傾了解不夠。林縣有些區黨委轉得太快了，太猛了，昔陽等縣有些區幹部到村，有問題不敢處理，怕

爲蘇僑在美被綁事
蘇政府致美新照會

決定撤銷紐約舊金山領事館

抗蘇美國情報機關縱容白黨匪非法綁架蘇聯公民後，美國政府不但拒絕將被綁架的蘇聯公民馬林及其家屬下落通知蘇大使，反而對蘇聯駐紐約總領事致脫離的柯森金羅發出傳訊和警告，以尊重威脅，完全否認蘇聯領事館保護其公民自由及人權的權利。柯森金羅由於被白匪綁架，折斷一週之久，脫險後，遭受美國反動派的各種威脅，此種經錯亂，於十二日下午在紐約蘇聯領事館擄獲。當時，美國蘇聯領事館，將受傷的柯森金羅劫持而去，並拒絕蘇聯人員探視柯氏。蘇聯駐美大使潘友新十四日為此會再次向美政府提出抗議。美政府十九日在其覆文中，不但無理拒絕蘇大使的抗議，反以「蘇駐紐約總領事羅馬金拘禁柯森金羅，違反外交官員職權」等端，並污蔑為藉口，要求羅氏離開美國。蘇聯駐美大使館乃於二十四日代表蘇聯政府，向美政府提出正式照會，其中除逐一點斥美國覆文中的強辯與無理譴責外，宣佈蘇聯政府的決定如下：（一）

各地物價上漲黑市活躍

蔣匪圖用暴力壓抑物價上漲

新華社北平日電：蔣方消息：國民政府於以國民黨政府的經得的偽金圓券

好，好，好！——
七頭，
村二，
十七，
將去，
高藥，
週，
地，
金皇，
說上，
屋上，
步數，
必要，
政：，
不說，
不敢，
策再

有所謂「改革幣制」，以限制物價，一禁止黑市，其統治區內京、滬、津、漢口、廣州、杭州、貴陽、西安等各大都市，日來物價無不上漲。

變。經五月區黨委召開地委會議，仔細研究了黨委魯豫中央局檢查新正左傾冒險主義的指示，對全區土改作了歷史性檢討，明確了端正政策、恢復與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與根據前線的方針之後，又將此次改政與根據實際材料，對工作基礎做了認真估計，才一致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即對建已徹底消滅，土改已徹底完成。說明了爲團結各階層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掃清生產道路上的障礙，就應該掃蕩農村中農與安置地主富農，分給地主富農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使其能從事生產，使所有勞動力量都能發揮。同時對整黨問題也說明了主要的是改造作風問題。這使幹部與黨員的頭腦大大清醒，因而在掌握黨的路線政策與執行糾左、領導生產上的自覺性大大提高。

濟中心上海爲例，一棉花、棉紗、麵粉、雜糧、香煙及其他日用必需品，較前一日均有上漲。——（路透社廿五日）

批商人，「已開始襲擊市場，囤積黃金美鈔的人，已合衆社二十四日電」。僑上海市政府於二十五日發表的批發商品指數，也承認：「一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物價平均上漲百分之十五」。據合衆社廿四日消息：上海市當局已爲物價仍然上漲的傾向所震驚，於二十四日逮捕「囤菜魚肉商販百餘人」之多。經濟特務及警察正在任意闖入一切發給市場、銀行、貨棧並捕人。甚至闖入文具店，將「商人拖出來」，以爲餬口和監禁。

因此，如美聯社記：被勒令停業五天及者廿五日所報導的：「上海商人正一把貨架盡清，來報復政府強納稅價於八月十九日水平的命令。上海各主要食品市場上，今日（廿五日）豬肉很少，活鷄幾告絕跡，以不新鮮的魚類，以八月十九日上等貨的高價價格出售。豆腐以最高價限定價格出售，但數量却減少了。」

其他各埠，群賊正在大批逮捕商人，小販，企圖以法西斯的暴力手段壓抑物價。據里中央社連日來電供謂：經濟特務及警察，二十五日在南京逮捕商人四名，青島逮捕金銀黑市商人五十三名。貴陽逮捕肉、米、鹽商數十起。成都於二十四、二十五兩日檢査商店、紗廠、鹽店數家受罰。銀元販兩名被捕。西安已有百貨、藥房、理髮等八家商店，各

解亦應失效。

又訊：真理報二十二日在評論美政府強使白露明使綁架蘇聯公民，並逮捕他們的名字發表反蘇聯一事時，痛斥美國特務機關對蘇聯公民無與倫比的掃蕩，並指「這是美國反動派以此來掩蓋其外交政策失敗的金龜」。美國工人日報指出：蘇聯公民的被綁架與美國反對全世界進步勢力的秘密計劃有關。該報又稱：這是美國陰謀破壞蘇美和平的驚人透露。但是，如果這些陰謀家以爲人類將選擇危機與死亡而放棄解放的前途，那將是瘋狂的。

據勒令停業五天及罰銀金圓券三十元。天津百貨、旅館業家，被分別勒令停業三天或交所罰一特種刑庭。中華前線的徐州，共逮捕米、肉商人及銀元小販百餘人。其餘如北平、廣州、漢口、南昌、杭州、濟南等地，亦因物價上漲，而大捕商人。京滬路沿線各地，暗黑市非常活躍。

上述這些情況，證明國民黨政府的所謂「改革幣制」，它所發行的「金圓券」，依然騙不到人民的亮亮的眼睛，而所謂「限制物價」，一禁止黑市」的「緊急處分令」，則不過是對所有反對這次大掠奪的各階層人民採取法西斯的暴力鎮壓而已。但是這種暴力鎮壓決不能維持「金圓券」的「信用」，正如它之不能避免「法幣」的破產一樣。

晉綏日報編輯部

了，並且把張紅奴服毒鑄誤地歸咎於中農。但在另一方面，貧農小組來信亦如張金駒同志信中會講到的說：『我們也主張批評他的錯誤』，該信中並且說到張紅奴服毒後，有幾個跟他有同樣毛病的

人說：『你們一天價可是個批評，批評，這可批評下個好了，我看你們再批評！』好些人也都想

的敬後怕起來，但他們更加互相勸勵地說：『咱們裏頭，往後誰要有毛病，還是要批評！』

被住不說了對咱們還是好批評。盧晨同志信中更特別強調堅持要繼續在農會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

看來中息消改土則一從
念觀對絕的上題問一某在們我

去年十二月九日本報一版，刊載了一篇題目是「平魯羣眾拋棄貧僱農」的消息，這是平魯工作團組長聯席會議的檢討，這個檢討的觀點所表現出來的偏黨，是和當時工作中所犯的左的偏向與錯誤分不開的。但在我們處理這一消息中，又添了一些不必要的、錯誤的按語。從這些按語中，典型地說明了我們在去年土改中，怎樣更加油地宣傳了羣眾中的左傾的偏向與錯誤。

稿中檢討到平魯土改中，因怕團結不了中農，所以沒有首先發動貧僱農，沒有以貧僱農為骨幹，去團結中農。這裏批評了不敢放手發動貧僱農右的偏向這點的，但原稿中同時又提出了不應怕團結不到中農，認為開始宣傳「貧僱中農大團結」也是不妥的。這就是把發動貧僱農與團結中農對立起來。而我們把稿中却又提到真正好的羣眾時，在下面加上了「應該是貧僱農」，又在「相信羣眾並並大膽的放手的發動羣眾自己起來幹」的下面所加的按語，應該是「明確指出貧僱農」等按語更加鼓吹了此種拋棄中農的錯誤傾向。這是從真實的農走上拋棄中農，從這一偏向走到另一個偏向的。

和偏激的觀念和思想方法，是何等的危險！這常警惕的。

又覺得小肚痛，我們還是趕快洗洗。一會吃米糕是我們提出來的，我們也主張批他，錯處。臨到批評時，中農也插了嘴。中農說話的人多，話把把上帝點紅紅囉。中農看不慣貧農穿的掛襖。我們一股勁批評紅奴，中農才越架上勁兒了。反正是我們不同意，這會開不成，紅奴也服不上審，這裏，完全和中農對立起來。

對立問題，我們也考慮過，與自我批評，以及應鼓勵繼續在農會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建議，我們根本沒有考慮，更不用說從貧農小組與銀金駒同志某次檢討中及補充敘述事件經過的材料中去發現問題了。我們的編者按語中這樣寫道：「自然，因強紅奴服毒之不幸事件發生，而遏止與取消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錯誤的，事實上也沒有取

消，也不能取消」，「但問題是在於如何學習掌握與適當運用這個武器，這特別是領導者的責任。要看情況與對象，否則，就會是增苗助長，事與願違」；又說「就是土改改革後的村莊，就是貧僱農的基礎與核心，也還只是增苗苗」；這些話的意思是說對貧僱農不可輕意使用批評自我批評武器。同時編者又強調：如果要批評的話，也是批評獨僱農，不要在農會上提出要在農會上繼續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的地方，我們都加上「這應該該是貧僱農會上」一類的按語。有一個地方，盧同志說：「一本貧農地方，盧同志說：『一本

花完了，大家對他展開了批評，因為他拒絕批評，後來大家批評得就更激烈些。他一時想不開，回家服了毒，他哥哥發覺之後，三四十個農民守著他，忙亂了一夜終於救治過來。接着又寫到因為有幾個地主對這件事憤幸災樂禍，嘲弄農民，激起大家憤怒，又專門開了一次會，對那幾個地主進行了鬥爭。這次會又出現了張紅奴等立場明確，鬥爭勇敢，也表現了中農和貧農一同鬥爭地主的團結精神。最後寫到對於那次批評會的缺點，黨的分支會上和農會委員會上都作了檢討：「那一天，眼看張紅奴吵架不住了，人們都是硬着紅奴吵架。羣衆也火了，咱們也火了。沒有一起住動」的研究，險些兒傷害了咱們的基本羣衆，這個缺點可再不敢忘了。」張紅奴也在農會上反省了自己的不對，立誓改過，以後果然好好勞動起來了。這件事，本來我們應該鼓勵

好地團結，警惕與防止地主的破壞活動；第二，我們應該揚揚該村農民內部批評自我批評的精神，並且勉勵他們更好地發揚這種精神，使張紅奴及其他農民都變得更有覺悟，更健強。但是由於當時看到有些地方在分配果實中，中貧農間對於分配原則有某些分歧意見，甚至有誇大某些貧農的勞動不好與浪費等毛病，以此來打擊貧農的影響之下，我們便把這方面的現象在觀念上片面地誇大起來，以至產生與當地團結中農不正確的看法，對鞏固地團結中農的方針發生了動搖。因此，當着到這篇稿子，前頭寫着地主的挑撥離間，後面寫着批評會上有中農參加，批評得又很激烈，特別是一個鬥爭地主堅決勇敢，貧農單身漢，因為幾斤米竟被批評到尋死的地步，使我們感到這個問題值得警惕，須得深加探

是說，我們沒把問題看作一個農民內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問題，而把它看作一個打擊貧農的問題了。這也就是把一個農民覺悟提高，加強團結，警惕與打擊地主的富反攻的具體生動的材料，當作一個農民間、中貧農間有不團結的問題來處理，結果，把貧農覺悟上脫離中農的道路。

十二月十七日四版，又刊載了有關這個問題的三封信：「化胡塔貧農小組、張金駒與盧長發二同志的來信。這是讀了上述一羣者讀後意見。」後寫的他們寫了張紅奴的身世（父親手上有卅畝地，到他長大時因故都賣了）。紅奴廿一歲後就到閩錫山部隊當了兩年兵，從此營染了浮華好閑等毛病，三七年回家，新政權下墮回，退回八畝半中常地，每項通產五斗，但他勞動不好，前年才打了兩石多租糧），又寫了批評、服毒與獲救經過，和他

對「反黨八股」以來
技術觀點——文的檢討

去年「九一八」檢查我們編輯工作中的「客里空」時，左的偏向已發覺。比如在「反黨八股」來的技術觀點——文中（刊登九月十九日報上），揭發了在編輯工作中存在的嚴重的技術觀點與不良現象，但卻沒有從歷史的發展觀點上，全面地加以考察與分析，以求得恰當的認識，取得經驗教訓，而犯了孤立地抓住某些現象，片面地調子毛病，以致把某一時期的從屬的或部分的現象（如有一個時期過分的從技術上強調了導讀與分條法等等），當成是主要的或整體的。結果，認為反黨八股以來（一九四二年以來），「非但未收到真正反黨八股的效果，而且在工作中更發展了技術觀點。」——完全忽視了新聞工作者應以政治為第一的原則」等等。而對於當時（反黨八股座談會以後）的一些重大改進，卻沒有給以必要的估計。反黨八股座談會後，曾糾正了過去過分重視國際國內新聞，忽視地方新聞的錯誤，並進行了改版。在編輯上把地方新聞提到第一位，國內、國際次之的方針。以後報紙與邊區羣衆在某種程度上有了聯繫，在一九四三年的減租保佃運動與一九四四年的大生產運動中，起了它一定的宣傳作用（雖然當時在某些報導宣傳中，包含一些右的偏向，並有不少的客里空的東西，助長了強迫命令與形式主義的作風）。當檢查我們編輯工作中的「客里空」時，對於這些方面，却未加考慮或考慮的很少。產生此種偏見的根源，主要是由於在反右的空氣下，對抗日時期的工作的估計不夠全面，甚至在部分同志思想中，有嚴重的絕對化觀念，有割斷歷史，否定過去一切的傾向。

當時排斥中農的情緒到達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同時又把經過土地改革後的貧僱農說得那樣鬆弛和懶惰，這充分說明了我們十分缺乏向客觀與實際虛心學習的精神，更缺乏與貧有虛心考慮與自己相反的意見的精神。而是合乎自己主觀的東西就完全接受過來，不合乎自己主觀的東西則一概拒絕，甚至強詞奪理地、加以錯誤的反駁。這樣，自然就不可能及時發現錯誤與修正錯誤，堅決真理了。這樣，就必然會使錯誤更加發展。這是我們應該從這個嚴重警惕的！這是我們應該從這個檢討中應牢牢记取的最主要經驗教訓。